

张灵甫的婚姻往事



张灵甫与王玉龄婚礼照片



张灵甫

张灵甫在抗日战场上，称得上是文武双全的一代战将，从中原战争一仗一仗打上来，从一名普通的士兵，到连长、团长，旅长、师长、副军长、陆军中将军长、南京卫戍区司令。其军事才能日渐显现，其带兵的经验也越积越多。在战场上春风得意、步步高升的张灵甫，在婚姻问题上却是历经沧桑。

曾经的三次婚姻

1903年，张灵甫出生在陕西一个农户家，1923年考入北大历史系。这时家里给他包办了一件婚事，对象是邻村的邢凤英。一对没有感情基础、教育背景迥异的青年男女因父母之命而被撮合在一起，在那个时代是司空见惯。后来张灵甫想和邢凤英离婚，可是家里不同意。邢凤英毫无怨言，照顾着公婆。

1933年，年仅30岁的张灵甫当上了第一师独立旅第1团上校团长，经朋友介绍，与漂亮女学生吴海兰相识。这一年的冬天，张灵甫和吴海兰在四川广元拜堂成亲。婚后，小夫妻倒是很恩爱，一年后，女儿张清芳出世。可惜这位既漂亮又有

文化的吴海兰，却于1935年冬被张灵甫开枪打死，其原因一说怀疑吴海兰有外遇，二说是误拿了张灵甫的军事文件，却交代不出正当理由。张灵甫为此坐牢，抗战初出狱戴罪立功。

张灵甫出狱后回到家乡，看到发妻邢凤英对吴海兰留下的女儿张清芳照顾无微不至，非常感动。便在家里住了几天，后来邢凤英生了儿子张居礼。

1937年初，张灵甫在西安娶了出身官宦人家的高艳玉为妻。只是这位高小姐是大家闺秀，晚上喜欢躺在床上点着油灯看书。有天晚上油灯点着了蚊帐引起了大火，高艳玉惊慌失措，一个人丢下年幼的儿子跑了出来，等邻居赶来冲进屋子去救孩子时，已经死在大火之中了。

不久他们的第二个儿子降生，这个儿子出生不久得了盲肠炎，高艳玉只知烧香拜佛。等张灵甫回家赶紧把孩子送到医院，已经晚了，孩子最后死在了手术台上。而高艳玉还责怪张灵甫给孩子开刀才害死了孩子。这让张灵甫气愤之极，一纸休书把高艳玉休回娘家。

短暂的美满姻缘

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，张灵甫正率部驻扎在湖南长沙，有朋友给他介绍了王玉龄。1928年出生于名门大家的王玉龄，父亲玉树南是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生，她的伯父是保定军校的第一期毕业生，和许多民国时期的革命先贤都很熟识。

因为张灵甫在此之前

有过三次不幸的婚姻，所以这次选妻特别慎重。为此，张灵甫在和王玉龄结识前，还特意去“观察”了一下。

一次他的朋友太太陪王玉龄去理发店理发，连忙通知他，于是他兴冲冲赶到理发店。因为站在王玉龄的身后，他就从镜子里打量王玉龄，王小姐觉得他没礼貌了，就从镜子里狠狠地白了张灵甫一眼。

这一个白眼却成就了这一段姻缘，张灵甫开始全力追求王玉龄。她的伯父伯母也赞成这门婚事。只有王玉龄的母亲反对，怕张灵甫在战场上有意外，担心女儿年轻守寡。王玉龄却不顾母亲的反对，坚持要嫁。这时抗战已经胜利，74军调到南京，王玉龄只身从长沙赶到南京。

1945年，17岁的王玉龄

和42岁的张灵甫在上海金门饭店举行婚礼，此事曾轰动一时。婚后两人恩爱有加，甜蜜浪漫。此时已升任军长的张灵甫白天需要驻扎在城外，夫妻二人聚少离多。张灵甫深爱着王玉龄，但凡他进城，哪怕只有五分钟的空闲，也要到家里看看年轻貌美的妻子。张灵甫常对人说：“我讨了一个好老婆，我讨饭她会帮我拿饭碗。”1947年初，王玉龄为丈夫顺利生下一个男婴，名叫张道宇。

就在儿子刚刚满月不久，张灵甫命陨孟良崮，直到几个月后，王玉龄才知道丈夫死亡消息，此时她才刚刚过完自己19岁的生日。

一生怀念终未嫁

这段不到两年的婚姻，

却让王玉龄怀念一生。1948年，王玉龄含悲携带幼子和母亲一起去了台湾。1952年，王玉龄留下母亲和6岁的幼子，独自去美国求学。经过4年的苦读，王玉龄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先是做了两年会计，后又在五星级饭店工作3年，最后在美国航空公司工作21年，一直孑然一身，始终未再嫁。

1973年，周恩来总理邀请王玉龄回国，邓颖超安排她到祖国各地参观。从此，她每年回国一次。她连续两届担任美国华美协会会长，为中美两国民间交往做了许多有益工作。1995年，她支持在美国经商的儿子张道宇回国投资。2005年9月3日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召开，王玉龄作为抗战功臣家属参加纪念大会，并作了题为“尊重历史，走向未来”的发言。

2005年，王玉龄定居上海。她在上海的天逸静园为张灵甫立了一个灵位，玉色的大理石碑，左上方印着张灵甫的黑白头像，下面题有挽诗：“当年有幸识夫君，没世难忘恩爱情；四七硝烟伤永诀，凄凄往事怯重温。”

(据《北京文摘》)

皮普斯的秘密日记



塞缪尔·皮普斯

塞缪尔·皮普斯(1633—1703)，英国日记作家，《皮普斯日记》(1825)入列英国《卫报》有史以来100种“最伟大的非虚构图书”。

1668年4月10日，塞缪尔·皮普斯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：“去笛人处。复往鸭巷，吻书商妻，购《传》——十四先令。”笛人为六孔竖笛制造商德拉布莱比；家有娇妻的书商是威廉·施鲁斯伯里，执业于鸭巷，此地乃伦敦拉丁文或外语图书交易的中心之一；所购图书为《金传》这些简短的记录囊括了皮普斯的多种挚爱：音乐、购物、伦敦，还有书。

1633年2月23日，塞缪尔·皮普斯生于索尔兹伯里路，处舰队街正南，圣布丽德教堂辖区内。他家靠近伦敦的出版、印刷业核心，家中却无好书之人。他父亲经营裁缝店，为律师服务，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，母亲从前做洗衣女仆，

或许完全不会读写。但塞缪尔有些亲戚很有出息。堂哥约翰是个非常成功的律师，姑姥姥波琳娜则得了一门好亲事，嫁给了西德尼·蒙塔古爵士，生子爱德华·蒙塔古，日后成为皮普斯有权有势的朋友和保护人。在家族的提携和资助下，皮普斯获得了极佳的教育。首先，他上了亨廷登的文法学校，奥利弗·克伦威尔也曾在此受教。尽管他也学了一些希腊文和希伯来文，但拉丁文才是重中之重，它仍然是欧洲学术界的通用语言，直到十八世纪初，较之于英文书，拉丁文图书出版更多。

或为1644年，他上了伦敦的圣保罗学校。校长是塞缪尔·克罗斯霍姆，一个孜孜不倦的藏书家，及至皮普斯升入剑桥抹大拉学院后，其爱书之心愈发强烈。他在大学期间的正业是研究逻辑学、哲学和

修辞学，私下里却喜欢玩回文游戏，学习托马斯·谢尔顿的速记法，和朋友们“用小提琴和低音提琴”搞音乐，还写了一部言情小说《爱情骗局》，此书从未付梓，十年后就被他毁了。

1654年回到伦敦后，他成为远亲爱德华·蒙塔古的文书。蒙塔古乃政坛新星，在动荡的时局中审时度势，巧妙周旋，查理二世复辟后，获封桑威奇伯爵，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重臣。皮普斯对表亲忠心

耿耿，即使在蒙塔古1672年殉职于索莱湾海战后，他依然为其家族效力。

在做文书的早期阶段，皮普斯没有私宅，而是“栖居”于威斯敏斯特特怀霍尔街的阴暗老宅，爱德华·蒙塔古提供的宿舍内。此时他每周能挣大约一英镑，还要花钱和文书同事们到附近的小酒馆和咖啡店消闲。喝咖啡乃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由黎凡特商人从土耳其引进，日记家约翰·伊夫林对这种新风尚嗤之以鼻，在《英格兰风貌》一书中，他指责了“喝泥浆般的饮料”实乃“令人发指的”恶习，尽管如此，它还是作为一种消遣流行开来。塞缪尔·皮普斯常去威斯敏斯特新宫场的土耳其人头咖啡馆，1659年在此加入了罗塔俱乐部。该团体由《大洋国》的作者詹姆斯·哈林顿创建，他主张实行共和政体，在上议院实行轮换制，扩大公民权

利，限制财产数额。为此特制了一张椭圆形的桌子，成员们在桌边或立或坐，咖啡馆老板迈尔斯则穿过当中一条走道，供应咖啡和烟草。这种政论场所成了未来伦敦咖啡馆的样板，在此可以阅读新闻书和报纸，讨论当日话题，不过随着君主制的复辟，罗塔俱乐部危险陡增，殊难延续。

1655年12月1日，在威斯敏斯特圣玛格丽特教堂，塞缪尔·皮普斯与伊丽莎白·马钱特·德·圣米歇尔成婚：这是爱的结合，对一向谨慎的皮普斯而言，却是个颇为鲁莽的决定。他们结婚时，新娘只有15岁。她无疑是个美人，虽未受过太好的教育，人却聪明伶俐，喜欢读书。

最后，也是相当重要的，他的日记是一份婚姻纪事。对塞缪尔和伊丽莎白的家庭生活，我们了解

的也许许多对历史上任何一对夫妻之所知——或者是塞缪尔眼中的家庭生活。伊丽莎白是个无声的女人，尽管有许多人一直试图让她发声。这是一桩充满了争吵与感情的婚姻，塞缪尔拧她鼻子，拿巴掌掴她，伊丽莎白要么生着气上床睡觉，要么迁怒于佣人。写于1660年1月1日的头一篇日记，开篇便是蒙克将军引兵抵达伦敦，拉开王政复辟的序幕，又兼及对伊丽莎白月经期的细节描述：皮普斯一直盼望她能怀孕，可悲的是这一愿望破灭了，他最终无后。尽管争吵不断，沮丧接连，他们的婚姻仍得以顺利延续。(本文摘自《读书为上：五百年图书发现史》(耶鲁大学出版社，2010)之第二章《搜奇索隐，怡然自乐：塞缪尔·皮普斯的藏书》，玛格丽特·威尔斯著，康慨译)